

方呎，K1所容納為社會科學書籍與一般參考資料，以及二十四史與李所著的書。這一年內K1成了我的書房，對面K2所置放的多是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為他的書伴魯桂珍博士所用。

……李約瑟偶而來K1查考資料，我知道他手中總是挾有書籍文稿，既聽

得門上鑰匙轉動，不免跳離坐椅前往幫他開門，只是這樣也犯禁忌。原來李公規矩：凡讀書必集精聚神，不顧側右。他自己既有另一把鑰匙，又何必我來協助？要是一見面即起身問好，家人無恙，國事如何，如此耽擱那又如何，在每個小時中完整而充分的利用六十分鐘呢？

……再看李公檢閱書籍中參考之處，律已甚嚴，抽覽案上書籍，手足耳目概有定處，所以效率甚高。文中出處一查就著，兩三分鐘之內各卷冊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飛，又利用書院中院長之特權踐踏草地而去，俄頃已將出處用打字機打出。……」

在李約瑟去世之後，他的中國好友胡道靜（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在「新民晚報」寫一段回憶他的文字：「李約瑟博士十分關



圖六：李約瑟的打字機。（取自《李約瑟與抗戰時中國的科學紀念展專輯》，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出版）

心我國青少年科學工作者將要在二十一世紀的地位而寄以無限的希望。

他在1984年訪問我國，11月中到上海的時候，本市《少年科學》編輯部委託我請求他一件事，就是透過《少年科學》對中國青少年講幾句話。他那時在上海只有幾天的停留，參觀訪問的日程很緊，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他提出這一請求後，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如約我於次日上午去取稿時，他給我的竟是一份密密麻麻寫成三頁紙的手稿。我們知道西方人寫稿總是用打字機打印而不用手寫（除了簽名而外），他這次外出，並沒有帶打字機，就連夜手寫了。這在西方文稿中是罕有的，所以文稿的本身就具有了文物的價值。這且不談了，我得稿

以後，就轉給《少年科學》編輯部，譯出以後，發表在該刊12月號上，引起了我國青少年的廣泛興趣。

文章是從幼年時代講起，他生長在一個父親是醫生，母親是音樂家的家庭中，幼、少年時代受到科學和藝術的良好家庭教育。青年時

代父親要他做醫生，而他受到老師的薰育，決心投身於開創生物化學科的科研工作。中年以後，又受到中國高等知識界的影響，致力於古代中國科學文明的研究工作。

所以，他鼓勵中國的青少年朋友，要把家庭、良師、益友的影響很好地結合起來，以決定自己的前途。

中國既是一個有科學發明與創造的偉大國家，有非常好的傳統，中間雖然走了曲折的路，可是現在是「之」字寫一捺的時候了。中國青少年不要放過這一良機，繼承傳統，發揮智能，使中華文化重現光明。他這份鼓勵的熱情，使我們好生感激！」

李信明：任教  
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